

“九一三”事件后我出任空军司令员(2)

马 宁 口述 徐秉君 整理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说：“皮司令，突然叫我到北京去干什么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个军区派了个副政委去北京参加空军的会议，他没给你透露点消息叫我去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皮司令你对我比较了解，外面和上面对我是不是又有反映？”他想了想说：“没有听到什么，你是不是代表一个方面的啊！我只听说对你有点反映，说你政治上比较右。”我心想这都是吴法宪给他们传的，使他对 我形成这种印象。他最后对我说：“明天上午北京来架飞机，你下午就走吧。”

我听皮定均司令员这样说一说，就以为一定是哪个师里的干部又到上面告我的状了，这回让我紧急赴京又可能是去挨批的。这天晚上，我心里七上八下，赶紧找1968年的那次检讨材料。那时我也没写详细提纲，也没有写详细的文字，只有一个简要提纲记在一个本子上。我把那个本子和第一次汇报“三支两军”的那份材料找出来，准备去北京时带上。

第二天上午，我从下官营赶到兰州，下午就按计划乘飞机去北京。在飞机上，我还在反复考虑这次到北京去检讨什么，怎么检讨，不知不觉飞机就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下飞机以后，到机场来接我的是兰空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他问我：“首长，空军的会议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听说我来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上了车以后，汽车就往北京市区开。这时，谢秘书忽然从副驾驶的位子上转过头来对我说：“首长，你是不是出组织成果来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哎，你说什么是组织成果？”他接着说：“空军这次会议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出精神成果，就是把林彪、吴法宪的流毒肃清，精神上思想上有个很好的成果；第二个成果就是组织成果，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就出一个新的空军常委领导班子。空军常委有了以后，再去调查研究，组成各个军区空军的班子，完了以后再向上面报。”

我那时不知道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文

革”期间，我反复挨整，即便是不整我的话，我也到不了空军。空军那么多老资格，人家到空军干了几十年了，像过去的老首长聂凤智、成钧、刘震，还有许多受迫害落实政策后从农场和“五七”干校回来的老干部，他们的革命资历都比我长。像我这样资历浅的人怎么能来空军当领导，当时连想都不敢想。

临危受命

我到了北京后，就直接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起初，我一直准备在会上挨批。可是，后来一看好像没有要批我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开会。这时候会议的简报很多，每个小组都有简报，因为缺席前段时间的会议，所以我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什么也顾不上，就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情况。就在这时，有极少数人可能得到了消息，就透出了风声，说我要到空军工作。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还劝说人家不要乱猜测，更不能乱讲。

其实，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先后还开了好几个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看到底谁能来当空军司令员。在这之前，上面就派人到我们兰空机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是进行考核。当时并没有说明意图，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工作组还特意调查了兰空机关的几位副参谋长，后来他们分别当了兰空参谋长、武空参谋长。当时调查他们，他们也不知内情，因为我到兰空后就一门心思抓工作，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大概都说了一些好话。

会议期间，叶剑英、李德生找我和邹炎谈话，当时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当他们谈到如果调我们到空军来该怎样开展工作时，我们都表了态。我还特别强调说：“我在师里工作，军里的工作规律我还没有摸透，到空军来不合适。”我明确表示我不能来空军。这时，李德生说了一句：“要是一定要你来空军呢？”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要是一定要我来的话，我顶多在空军下面的业务部门搞搞作战和训练等一

些具体工作。”我是这样表的态，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要我到空军来，我想自己只适合在机关业务部门做一些具体的作战或者训练工作，根本就没有往当司令员、副司令员这方面想。

接着就开大会，那天的大会周总理、叶剑英等好多人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后，周总理先点名，首先叫起的是傅传作，然后就点我的名，我起立答：“到。”周总理抬眼看了看我，然后问我多大年纪了，哪儿的人啊，还飞不飞啊。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这才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又点名叫张廷发、成钧等人，另外也点名叫那些刚从“牛棚”和监狱里“解放”出来的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点名我的用意。接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讲话。最后，周总理讲话。他讲完后宣布大会结束，其他同志都可以回去，这次参加会议的军区空军领导都不要走，留下继续开会。然后，周总理、叶剑英对军区空军领导班子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这次大会散会后，有好几个人暗示我：“你这回要‘驾辕’了。”东北有一种胶皮轱辘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叫龙套，后面当中负重的那匹马或者骡子，叫辕马。“驾辕”的一般寓意是承担重任或当主官。因为周总理点名时，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名，比较靠前，所以一些人就猜测，说我可能“驾辕”。我对他们说：“可别瞎猜，更不能犯自由主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到空军去“驾辕”。

实际上，就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确定了空军新领导班子成员。然后，上报中央审批。大概过了一周，中央正式下达了空军新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我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郐任农、薛少卿为副司令员，高厚良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为副政治委员，梁璞为参谋长，先前的空军五人小组被撤销。周总理、叶剑英接见了空军新班子成员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空军一年来“批林整风”的成果，要求空军振奋精神，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改变空军面貌。

30.接受了他开出的条件

馥贞拿出长辈样子，蔼然说：“嘘唷！我们倒不碍。不是我说——你也赚够面子了，杀一杀男人威风要的，不过再顶下去，就过分了……”

在“德大”西餐馆里，秉逊祝贺单苏调进写字间。单苏心里又忐忑又蹊跷，还有些许惶恐。龚科长借口打电话离开，只剩下秉逊跟单苏了，他便从皮包里取出那叠钞票和情书，嘴里却问：“要不要加点糖和知己？”一边拿小匙搅着。单苏一看，马上明白了。

秉逊接着对单苏说，娘舅做主，叫外甥到乡下娶亲；她同祖堃先前相好，这都没错。错只错在有缘没分，有分没缘。往事不必再提，现在请她想清楚：要么卷铺盖滚蛋，要么同他外甥做个了断——这样的话，非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他还可以收她做过房女儿。说罢，秉逊随即拿出了准备给过房女儿的玛瑙镯子，作为见面礼。一面打趣说：“不会吧？我席某向来做人没那么差劲，怎么连白捡一个过房爷也没人要？啊？”

单苏经不住他进一句，出一句，白脸红脸。她难堪至极，恨不能跳下楼去，索性一了百了。眼前，秉逊的身份似乎飘忽不定：一会是私方厂长、老板，一会是娘舅、长辈，一会又是过房爷、干亲。末了，秉逊给她下了一帖猛药，笃了笃指节骨，正色说：“万一人家揪住你的小辫子，把生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到时候你就苦了！”她掂出了这个“变”字的分量，终于，接受了他开出的条件。“怎么？你不高兴？连一声‘过房爷’也不喊？伤心真伤心！”单苏哭出了声，秉逊却笑言：“我这个当娘舅的日子也蛮难过啊！没想到你倒这样爽快。好！我就喜欢爽快人。你帮了我大忙，我席秉逊是不会忘记的！拉斯斯还有一桩事，你现在是我的过房女儿了，改日你结婚了，一定勤忘记告诉我一声，我席某定规要好好帮你操办操办，包你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少顷，龚科长回到包间里，见席厂长揽着单苏的肩膊，单苏轻轻把他的手推开了。龚科长只当没看见。秉逊忙招呼龚科长过去，一面告诉她说：“老龚不是外人，跟了我十多年了。”见她没有回应，接着对龚科长说：“我捡

对于中央的任命，我确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听到宣布任命我为空军司令员的那一刻，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想到会让我从兰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直接升任空军司令员。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空军党委扩大会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应该尽快选配空军司令员。起初，毛主席想让李德生直接留在空军，因为经过他在空军一年多的清查工作，空军的工作已基本上走上正轨，他对空军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了。在征求李德生的意见时，他说空军是个技术军种，自己不懂飞行，不行。后来，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空军司令要能上天，海军司令要能下海。”还要求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那时李德生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对空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周总理就让李德生推荐人选。李德生原来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我当年在他手下当团长，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就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推荐了我。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调到兰空以前，曾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在“文革”中挨整受批判，自然就和林彪一伙划清了界限，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实际上，在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张廷发，再一个方案是我。那时候作为当事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面有两个方案，也不可能知道。

当时，李德生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工作上搞完了，这给我们新班子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后续的工作仍然很艰巨，下面的清查工作还在继续。在这方面新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及周总理关于“主要矛盾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的指示要求，根据空军的实际展开工作。既防止清查工作扩大化，又有利于团结，从而达到消除影响、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和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空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女儿，爸爸要救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仅讲述了抢救白血病患者的艰难过程，也讲述了执著的爱创造的生命奇迹。无论女儿的病多么危险，治疗的过程多么艰难，是父亲的爱支撑着这个艰难的旅程。

1.接风洗尘却洗成了送别饯行

我小妹妹阿凤夫妇的大学同班好友明刚君，得悉我从杭州来到包头，特地驾着刚买的天籁车从远在三百里外的呼和浩特赶来，邀集他们在医学院当书记的同学达来夫妇一起游览沙漠生态科技园，为我接风洗尘。

阿凤和小崔的好友们知道我这次来包头避暑写作，对治沙感兴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在离这里不远的乌兰布和沙漠生活过，与妻子温小钰合作发表出版了描写大漠深处一场惊心动魄较量中的中篇小说《土壤》，在当时读者中引起过强烈反响。这次，明刚安排来游库布其沙漠，大概就是想让我见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在沙漠治理上的新成就。

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契阔谈笑，欢声笑语，都说大哥这次来机会难得，杭州这几天三十九摄氏度持续高温，酷热难耐，这里多凉快，是避暑写作的好地方，劝我多住些日子，把作品弄好了再回去。对亲友们盛情相邀，我十分感动，说：“谢谢大家，我也很想在这里多住些日子。离开内蒙古才几年，想不到把沙漠都快改造成我们江南了！”

明刚提议：“大哥难得来，我们就在这风景优美的塞外江南合个影吧！”大家于是站在吊桥畔上拍了个欢迎我重返内蒙古的合影。拍完照，兴高采烈地从吊桥畔走下来时，我口袋里手机响了，心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这几天我虽身在塞外，却心系杭州，牵挂的是留在家里女儿的身体状况。最怕杭州家里来电话，可是它来了！我退到一旁，惴惴不安地打开手机，是女友小楼打来的，说是女儿汪泉住院，叫我火速回杭！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上，急火火问：“什么病，确诊了吗？”电话那头小楼的声音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还没

有。大概仍旧是血液方面的。”我听出她没说实话，问了一句：“真的还没确诊？”“没有！”“住在什么医院？”“还是省中医院。”我觉得自己像堵墙似的一下子垮塌下来。“明白了。”我有力气无力地应答，“告诉小泉，我立刻回来！”

晴天霹雳！刚才兴头头的情绪，仿佛热炭火上突然泼下一盆凉水来。尽管我接电话时稍稍回避了一下，但还是被阿凤注意到了，把我拉在后面悄声问道：“大哥，是不是小泉来电话了？”“是小楼的，说小泉住院了。”“什么病说了吗？”“只是说血液方面的，叫我火速回去。”阿凤默默地走了两步，又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回吗？”“我已告诉小楼了，立刻回去！”我叮嘱阿凤，“暂时先不要张扬，别影响大家游兴。”

接风宴席终于结束了。分手时，我向朋友们表示感谢的同时，说了刚才接到的电话，不得不马上回杭州。我说：“今天是接风，我同时也就在这里向各位告别了！”大家都感到事情来得突兀，在异口同声祝愿汪泉平安无事早日康复的同时，对我此行表示十二万分的遗憾。明刚感慨地说：“嘿，没承想给大哥接风洗尘却洗成了送别饯行！”这天是2007年7月12日。

从包头回杭州的路上，无论在车上，在飞机上，在北京机场候机楼等候转机的时候，我脑海里翻来覆去想的就是：女儿究竟会是什么毛病？说是血液方面的。可这次来包头前，我已陪她上省立同德医院、浙一医院和省中医院看过三位血液科专家，也不止一次地做过血常规和肝脾肾等各种有关化验，咨询过专家，问他们汪泉会不会是白血病？会不会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都说不像。尽管有一位医生怀疑她是MDS（当时不清楚这三个简写的洋文字是什么意思），但被更有资历的专家否定了。直到7月4日血常规化验报告单出来，白细胞仍在正常值范围内，我才敢离开杭州。现在还是说血液方面的，那究竟会是什么病？

我是第二天傍晚才回到杭州的。小楼见我急着要上医院，说现在到那里，医生们也早已下班了，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再说，赶了一整天路，自己又有高血压，还是先歇一歇，劝我明天一早上医院，还能见到周主任，好当面听听她的意见。

上海霓虹

徐策



不谈他们的事——如今，席秉逊收了她做过房女儿，嘴生生给封住了。既然没有感情可谈，账目倒要轧轧清爽。祖堃一看，是红红绿绿大大小小的发票单据，纸片背后分别写着何时、何地买了何物。显然，那都是她一趟趟去祖堃家时馈赠的礼品，笔笔清楚。祖堃无话可说，非常窘，又抱怨不得。当下把衣兜里最后一个铜钿都掏出来了，还不够偿付的，单苏同意欠的余钱以后还。祖堃大俗人一个，只因绍兴戏曲看得太多中毒太深，即便这样的黯然分手，还隐隐希望能互诉衷肠一番，也不枉相好一场。然而，眼前这一切俗到家了，不能再俗，尽管已各不相干，可未免还是让他爽然所失——亏她家里还极有底气呢。她寸步不让，他也知趣。正勒着鞋带，就听她说，这双皮鞋不许穿走。他非常难堪，总不能打赤脚回河滨大厦吧？脱掉皮鞋，忽然看见一双木屐板，是他自己留的。单苏又指指他身上穿着的绒线衫，要他脱下来。他想，这是妻子生老二前赶结的。不过，他也不跟她理论。这回总算可以走了吧？不料单苏还叫他把西装和卫生裤脱下来再走。这下他晓得自己是碰到强盗抢——“剥猪猡”了。这样，他身上就只剩下一条汗背心 and 短裤衩了。单苏这时朝他扔了一只热水袋。这是一回单苏说一个人睡觉冷，特为买了送给她的信物。单苏骇笑，猛喝：“你还不像赖唧鸡赖着做什么？我顶勤看见你！快滚！”

祖堃咬着木屐板狼狽离开。发觉单苏正不远不近，尾随在他后面。穿过横马路，立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缩瑟发抖，公共汽车还没来。远远看见，此时单苏正将包袱和皮鞋朝垃圾堆里一丢，转身就走。他冻得直打哆嗦，喝了声“呀呀呸”！哼几声“悔不该酒醉错杀了郑贤弟……”